

<<沈从文散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沈从文散文>>

13位ISBN编号：9787533912086

10位ISBN编号：753391208X

出版时间：1999-04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凌宇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沈从文散文>>

内容概要

《沈从文散文》收录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有叙事的、有抒情的、有释理的。

这些散文文笔手法细腻、结构顺当、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流畅优美。

散文中渗透着作者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本散文集典型而精致，可读性强，细细品味，其乐无穷。

<<沈从文散文>>

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 - 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

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

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散文>>

书籍目录

怯步者笔记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流光狂人书筒给低着头的葵给到×大学第一教室绞脑汁的可怜朋友给师傅的信给我将变老祥的大表哥到北海去西山的月一天水车生之记录Laomei, zuohen!
 小草与浮萍海上通讯废邮存底南北风景市集游二闸街昆明冬景云南看云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怀昆明芷江县的熊公馆天安门前春游颐和园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新湘行记湘西苗族的艺术过节和观灯端午给我的特别印象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灯节的灯湘行集湘行书筒引子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一)(1934.1.8)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二)(1934.1.9)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三)(1934.1.9)沈从文致张兆和在桃源(1934.1.12)小船上的信(1934.1.13)泊曾家河(1934.1.13)水手们(1934.1.14)泊兴隆街(1934.1.14)河街想象(1934.1.14)忆麻阳船(1934.1.14)过柳林岔(1934.1.15)泊缆子湾(1934.1.15)今天只写两张(1934.1.16)第三张(1934.1.16)过梢子铺长潭(1934.1.16)夜泊鸭窠围(1934.1.16)第八张(1934.1.16)梦无凭据(1934.1.16)鸭窠围的梦(1934.1.17)鸭窠围清晨(1934.1.17)歪了一下(1934.1.17)滩上挣扎(1934.1.17)泊杨家蛆(1934.1.17)潭中夜渔(1934.1.17)横石和九溪(1934.1.18)历史是一条河(1934.1.18)离辰州上行(1934.1.19)虎雏印象(1934.1.19)到泸溪(1934.1.19)泸溪黄昏(1934.1.19)天明号音(1934.1.20)到凤凰(1934.1.23)感慨之至(1934.1.23)辰州下行(1934.2.1)再到柳林岔(1934.2.2)过新田湾(1934.2.2)重抵桃源(1934.2.2)尾声沈从文致沈云六(1934.3.5)湘行散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桃源与沅州鸭窠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箱子岩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老伴虎雏再遇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滕回生堂的今昔

<<沈从文散文>>

章节摘录

小草与浮萍 小萍儿被风吹着停止在一个陌生的岸旁。他打着旋身睁起两个小眼睛察看这新天地。他想认识他现在停泊的地方究竟还同不同以前住过的那种不惬意的地方。他还想：——这也许便是诗人告给我们的那个虹的国度里！自然这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事！他立时就知道所猜的是失望了。他并不见什么玫瑰色的云朵，也不见什么金刚石的小星。既不见到一个生银白翅膀，而翅膀尖端还蘸上天空明蓝色的小仙人，更不见一个坐在蝴蝶背上，用花瓣上露颗当酒喝的真宰。他看见的世界，依然是骚动骚动像一盆泥鳅那末不绝地无意思骚动的世界。天空苍白灰颓同一个病死的囚犯脸子一样，使他不敢再昂起头去第二次注视。他真要哭了！

他于是唱着歌诉说自己凄惶的心情：“依是失家人，萍身伤无寄。江湖多风雪，频送依来去。风雪送依去，又送依归来；不敢识旧途，恐乱依行迹，……” 他很相信他的歌唱出后，能够换取别人一些眼泪来。在过去的时代波光中，有一只折了翅膀的蝴蝶堕在草间，寻找不着它的相恋者，曾在他面前流过一次眼泪，此外，再没有第二回同样的事情了！这时忽然有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止住了他：“小萍儿，漫伤嗟！同样漂泊有杨花。” 这声音既温和又清婉，正像春风吹到他肩背时一样，是一种同情的爱抚。他很觉得惊异，他想：——这是谁？为甚认识我？莫非就是那只许久不通消息的小小蝴蝶吧？或者杨花是她的女儿，…… 但当他抬起含有晶莹泪珠的眼睛四处探望时，却不见一个小生物。他忙提高嗓子：“喂！朋友，你是谁？你在什么地方说话？” “朋友，你寻不到我吧？我不是那些伟大的东西！虽然我心在我自己看来并不很小，但实在的身子却同你不差什么。你把你视线放低一点，就看见我了。……是，是，再低一点，……对了！” 他随着这声音才从路坎上一间玻璃房子旁发见一株小草。她穿件旧到将退色了的绿衣裳。看样子，是可以做一个朋友的。当小萍儿眼睛转到身上时，她含笑说：“朋友，我听你唱歌，很好。什么伤心事使你唱出这样调子？倘若你认为我够得上做你一个朋友，我愿意把你所有的痛苦细细的向我讲讲。我们是同在这靠着做一点梦来填补痛苦的寂寞旅途上走着呢！” 小萍儿又哭了，因为用这样温和口气同他说话的，他还是初欠入耳呢。他于是把他往时常同月亮诉说而月亮却不理他的一些伤心事都一一同小草说了。他接着又问她是怎样过活。“我吗？

<<沈从文散文>>

同你似乎不同了一点。

但我也不是少小就生长在这里的。

我的家我还记着：从不见到什么冷得打颤的大雪；也不见什么吹得头痛的大风，也不像这里那么空气干燥，时时感到口渴，——总之，比这好多了。

幸好，我有机会傍在这温室边旁居住，不然，比你或许不如！

他曾听过别的相识者说过，温室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凡是在温室中打住的，不知道什么叫作季节，永远过着春天的生活。

虽然是残秋将尽的天气，碧桃同樱花一类东西还会恣情的开放。

这之间，卑卑不足首的虎耳草也能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

最无气节的石菖蒲也会变成异样的壮大。

但他却还始终没有亲眼见到过温室是什么样子。

呵！

你是在温室旁住着的，我请你不要笑我浅陋可怜，我还不知道温室是怎么样一种地方呢。

从他这问话中，可以见他略略有点羡慕的神气。

你不知道却是一桩很好的事情。

并不巧，我——小萍儿又抢着问：朋友，我听说温室是长年四季过着春天生活的！

为甚你又这般憔悴？

你莫非是闹着失恋的一类事吧？

一言难尽！

小草叹了一口气。

歇了一阵，她像在脑子里搜索得什么似的，接着又说，这话说来又长了。

你若不嫌烦，我可以从头一一告诉你。

我先前正是像你们所猜想的那么愉快，每日里同一些姑娘们少年们有说有笑的过日子。

什么跳舞会啦，牡丹与芍药结婚啦……你看我这样子虽不什么漂亮，但筵席上少了我她们是不欢的。

有一次，真的春天到了，跑来了一位诗人。

她们都说他是诗人，我看他那样子，同不会唱歌的少年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一见他那尖瘦有毛的脸嘴，就不高兴。

嘴巴尖瘦并不是什么奇怪事，但他却尖的格外讨厌。

又是长长的眉毛，又是崭新的绿森森的衣裳，又是清亮的嗓子，直惹得那一群不顾羞耻的轻薄骨头发癩！

就中尤其是小桃，——那不是莺哥大诗人吗？

照小草所说的那诗人形状，他想，必定是会唱赞美诗的莺哥了。

但穿绿衣裳又会唱歌的却很多，因此又这样问。

嘘！

诗人？

单是口齿伶俐一点，简直一个儂薄儿罢了！

我分明看到他弃了他居停的女人，飞到园角落同海棠偷偷的去接吻。

她所说的话无非是不满意于那位漂亮诗人。

小萍儿想：或者她对于这诗人有点妒意吧！

但他不好意思将这疑问质之于小草，他们不过是新交。

他只——那末，她们都为那诗人轻薄了！

不。

还有——还有谁？

还有玫瑰。

我虽然是常常含着笑听那尖嘴无聊的诗人唱情歌，但当他嬉皮涎脸的飞到她身边，想在那鲜嫩小嘴唇

<<沈从文散文>>

上接一个吻时，她却给他狠狠的刺了一下。

“以后，——你？”

“你是不是问我以后怎么又不到温室中了吗？”

我本来是可以在那里住身的。

因为秋的行筵席上，大众约同开一个跳舞会，我这好动的心思，又跑去参加了。

在这当中，大家都觉到有点惨沮，虽然是明知春天终不会永久消逝。

“诗人呢？”

“诗人早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些姐妹们也想，因为无人唱诗，所以弄得满席抑郁不欢。

不久就从别处请了一位小小跛脚诗人来。

他小得可怜，身上还不到一粒白果那么大。

穿一件黑油绸短袄子，行路一跳一跳，——“那是蟋蟀吧？”

“其实小萍儿并不与蟋蟀认识，不过这名字对他很熟罢了！”

“对。”

他名字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你大概是与他认识了！

他真会唱。

他的歌能感动一切，虽然调子很简单。

——我所以不到温室中过冬，愿到这外面同一些不幸者为风雪暴虐下的牺牲者一道，就是为他的歌所感动呢。

——看他样子那么渺小，真不值得用正眼刷一下。

但第一句歌声唱出时，她们的眼泪便一起为他挤出来了！

他唱的是“萧条异代不同时”。

这本是一句旧诗，但请想，这样一个行筵席上，这种诗句如何不敲动她们的心呢？

就中尤其感到伤心的是那位密司柳。

她原是那绿衣诗人的旧居停：笠苕当日“临流顾影，婀娜丰姿”，真是难过！

到后又唱到“娇艳芳姿人阿谀，断枝残梗人遗弃”，把密司荷又弄得嚎啕大哭了。

还有许多好句子，可惜我不能——记下。

到后跛脚诗人便在我这里住下了。

我们因为时常谈话，才知道他原也是流浪性成了随遇而安的脾气。

——他想，这样诗人倒可以认识认识，就问：“现在呢？”

“他因性子不大安定，不久就又走了！”

小萍儿听到他朋友的答复，恍然若有所失，好久好久不做声。

他末后又问她唱的“小萍儿，漫伤嗟，同样漂泊有杨花！”

“那首歌是什么人教给她的时，小草却掉过头去，羞涩的说，就是那跛脚诗人。”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作 （选自《鸭子》，上海北新书局1926年版）

<<沈从文散文>>

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沈从文散文》

<<沈从文散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